

好货这样出深山

——湖北长阳探索打通农产品进城全链条

□ 新华社记者 王贤

“多亏了百誉智慧物流,短短5天就把2万斤红桃销售一空。”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晒鼓坪村村民邹勇和没想到,偶然间联系上的一个智慧物流网络平台,解决了困扰自己几个月的大问题,还把收购价由每公斤2元提高到5元。

武陵山深处的晒鼓坪村盛产优质红桃,位置偏僻,物流成本高出红桃本身的价格。邹勇和信不信邪,带着几十户村民种了1万颗桃树,桃子喜获丰收,但由于要多次水陆转运,迟迟找不到销路;有人愿意每公斤2元收购,仅够种植成本。

山里有好货,却运不出、卖不了,这是贫困山区的普遍“痛点”,也是长阳百誉“智慧物流+电商交易”平台大显身手的“发力点”。平台以物流为切入点,探索打通农产品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让好货快速出深山,卖好价、促增收。

货运不出去?宜昌百誉智慧物流公司整合社会闲散资源,在长阳县135个村设立县乡村三级农村电商交通物流服务站,运

用大数据精准设置12条“货运班线”,57台货车每天定时运行;山货运到县城的农村电商快递物流产业园后,通过入驻的15家快递物流企业快速运往全国各地,3天内就能进入城市居民的餐桌。

在大堰乡边家坪村,宜昌市清江春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厂房顶上“您安心工作,好吃的我帮您做”的红色大字映入眼帘。公司创始人田江海2016年从阿里巴巴辞职返乡创业,建加工厂、做电商,他游刃有余,唯独物流让他伤透脑筋。

起初,他每三天用车拉货到县城发出,每月成本5000余元不说,还费时费力;依托百誉平台,每月运费降到500元,还提速近一倍。田江海不断扩大规模,已带动800余名贫困户增收。

记者近日在长阳县走访,经常能碰到一辆辆写有“百誉物流”字样的厢式货车走村串户。一天傍晚,在清江边的乡村公路上碰到了一辆装满腊肉、山胡椒、土豆等数百斤山货的货车。司机告诉记者,他早上

从县里运快递下乡时,车子还只装了七成,“通过平台运出去的山货很多,有时上行的农产品甚至超过了下行的工业品。”

长阳韵达快递总经理王传喜说,县域内过去单独派车一件快递要2元多,现在降至1元左右,“物流业务这两年以60%的增幅上升,上行快递量在韵达湖北区域排名前列。”

物流一边连着田间地头的卖方,一边通过电商连着四面八方的买家。公司135个农村电商交通物流服务站,也是135个货物收发点,站长们把山里的“宝贝”收上来,再由自己或平台上的10多家电商卖出去。而今,山里的土货源源不断“飞”出大山,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物流车直接开到家门口,我成了以快递物流为媒,带动电商、批发的新农人,工作、顾家、农活两不误,还带动贫困户增收。”渔峡口镇龙池村百誉农村物流服务站站长邓开月说,“去年通过我这个点,贫困户夏兵的5亩柑桔卖出980单,赚了近8万元。”

电商与物流的结合,让乡村创客如虎添翼,带动一个个山村摆脱贫困。渔峡口镇枝柘坪村盛产高山富硒冷水米,但始终不成规模。百誉农村物流服务站站长姚振华说,去年在百誉平台试了一把,效果很好,“有了物流和平台的支撑,我们正打造1000亩高标准富硒冷水米基地,带动200余户农民种植。”

长阳县物流局局长汤应权表示,通过资源整合,百誉搭建起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吸引农村电商创客加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百誉整合的电商平台,又为其物流体系的基石——农村物流服务站站长和物流车赋能,不断创造订单增加收益;进而增强平台的集聚力和辐射力,将深山土货的价值发掘出来,成为城里人需要的生态产品。

目前,百誉平台每天的上行货物已达7000余件,公司基本实现了盈亏平衡。去年,长阳县农村电商网络交易额达5.86亿元,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脱贫攻坚的新利器。 新华社武汉8月11日电



8月13日,游客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尕朵尔纳乡秀村草原上骑马。近年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围绕少数民族风情和独特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结合“全域无垃圾”创建行动提升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品质,打造出尔秀、香告、扎尔那等上百个藏族文化特色浓郁的旅游示范点,引导农牧民群众在参与乡村旅游等文旅产业的过程中实现“绿色”致富。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 摄

借助产业援疆的“春风雨露”,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贫困女青年麦尔哈巴·乌拉伊木通过自学国家通用语言、钻研纺织技术,从一名普通纺织工成长为企业管理人员,在党的政策和援疆企业帮助下,2018年底实现了全家脱贫。如今,自强不息的麦尔哈巴已成为家乡年轻人争相学习的榜样。

23岁的麦尔哈巴是疏勒县巴合齐乡巴合齐村人。由于父亲长期重病,家庭贫困,2014年高中毕业的她放弃了高考,帮母亲务农。2015年父亲去世后,为了全家生计,她和母亲只得在附近摘棉花、打零工。

“那时候很多村民都在建设富民安居房,为给父亲治病,我家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向亲戚借了1万多元,一家4口只能挤在土坯房里。”麦尔哈巴回忆道。为了帮母亲照顾好弟弟妹妹,麦尔哈巴到一家农资公司当销售员,月薪不到2000元。

2017年4月的一天,麦尔哈巴听说一家援疆纺织企业招工,见习月薪1800元,转正后3100元,缴五险一金包吃住。她动心了,在母亲鼓励下报了名。“我在农资公司干了一年多,维吾尔族老乡们常来买农资,但大多数人的国家通用语言不熟练,我帮他们翻译和写单据,没想到到国家通用语言越练越好,还帮我找到了好工作。”她说。

疏勒如意纺织有限公司运转厂长刘娟介绍:“当时招工,面试的70多人中不乏大学毕业生,但能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较少,麦尔哈巴学历不突出,但语言沟通能力很好,还热心帮其他面试的人写材料,我们决定试用她。”

进入纺纱车间,麦尔哈巴才发现,工作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领导、技工老师都是山东来的,不但要跟他们交流,会说会写,还要迅速熟悉智能纺纱机,掌握技术语言,跟上生产节奏,能发现生产环节的问题。”为此,除了每天参加业务培训,麦尔哈巴还坚持自学国家通用语言,买了字帖天天练习。实习期满后,她如愿成为一名纺织工人。

从拿实习工资起,除了弟弟上高中的生活费和到县城给自己买了套品牌衣服,麦尔哈巴把剩余的钱都交给母亲还债。2017年底,债还完了,她开始为安居房攒钱。2018年底,在政府补贴和疏勒如意纺织公司扶贫资金支持下,麦尔哈巴建成了80平方米的安居房。与此同时,她家还成功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我一直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但如果没有产业援疆的好政策,我的梦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麦尔哈巴感慨地说。

麦尔哈巴并没有满足于眼前的生活。厂里夜校组织的国家通用语言、技能等培训,她从不缺席;她还富有团队精神,只要有员工请假,她就主动顶班,轮休期间家里没事她也来加班。进厂1年期间,她就全部掌握了前纺、后纺、包装等各车间生产技能。

“由于表现优秀,去年11月,麦尔哈巴被选派到山东如意集团总部学习一个月。今年初,她被提拔为前纺车间主任,管理的60多人的车间各个环节没有出过任何差错。”疏勒如意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秀华说。

在麦尔哈巴心中一直有个榜样——全国助人为乐模范热汗古丽·依米尔。她说,热汗古丽初中毕业后坚持打工创业,4年就改变了一家9口人贫穷的命运,还组织几百个南疆妇女外出务工共同脱贫,自己也要像热汗古丽一样,帮助更多姐妹“站起来”。

在麦尔哈巴看来,南疆少数民族妇女脱贫第一关键就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产业援疆给了很多就业机会,只有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才能胜任,才能提高技术和效率。”为此,凡是车间会议或学习活动,她坚持所有人用国家通用语言交流、记录。回到家,她还辅导上小学一年级的妹妹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刘秀华说:“我们企业援疆的目的就是为扶持南疆产业发展,把更多劳动力培养成合格的产业工人,实现稳定就业促脱贫。我们需要麦尔哈巴这样的优秀人才接过接力棒,进行传帮带。”

如今,麦尔哈巴自强不息的励志故事已在家乡传开了。据巴合齐村村委会介绍,2018年全村1000多名年轻人中,除了上学的,已实现100%就业,进纺织厂工作的就有400多人。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2日电

麦尔哈巴：产业援疆圆了我的就业脱贫梦

□ 新华社记者 刘兵 白志强

一种墨西哥菊在南疆古丝路盛开

□ 新华社记者 李志浩

告别新疆大学的讲堂,南下一千多公里到贫困村担任驻村干部,教师吴健强扎在南疆莎车县一年半了。

脚上的皮鞋皱了,沾着泥,手指着前面金灿灿的农田,黑瘦黝黑的吴健强告诉记者,他们村的“经济转型”成了。

吴健强说的“转型”,是指举全村之力新种下了2300亩万寿菊。眼下菊花盛开,整个依乃克帕塔村都“浸润”在橘红色的海洋里。

但直到今年夏初,这2300亩万寿菊的生与长,还让吴健强和整个驻村工作队如履薄冰。

2018年初,新疆决定在当时已实施4年的干部大规模驻村工作基础上,从区直机关、中央驻疆单位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给每个深度贫困村再选派一名第一书记,同时从自治区高校选派一名教师职工,加强原有县派驻村工作队力量。

深度贫困的依乃克帕塔村,迎来了自然资源厅干部邓东升与新疆大学教师吴健强。

新疆土地辽阔,南北疆在自然、风土和经济上迥异。长在北疆的吴健强,对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的情况并不了解。

“贫困的情况出乎意料。”直到“沉下来”,每日入户走访,与百姓交心座谈,南疆乡村的真实图景才在吴健强面前逐步清晰。“个别老乡还过着粗放耕作、‘一碗茶一口馍’的清贫日子。”

莎车是新疆人口最多的县,但因为缺少产业,103.8万人的常住人口无法有效转化为劳动力优势。大多数还是“土里刨食”,但收益很低。2017年底建档立卡贫困户再度复核后,莎车县贫困发生率高达20.4%。

依乃克帕塔村耕地4100余亩,人均不过3亩,长期种植的小麦、棉花亩均收益在400元-500元、1200元-1500元的天花板后,难再提升。

邓东升和吴健强到来后,力量大增的工作队启动深入调研。经过工作队、村两委、村民大会三轮商议,一项调整种植结构的重大决定诞生了:除了口粮地和林果地,依乃克帕塔村要全部改种万寿菊以摆脱贫困。

原产自墨西哥的万寿菊,明代传入中国,直到2011年才在莎车试种300亩。但今年已扩大到13.8万亩,让莎车县成为世界最大万寿菊种植基地,拥有世界最大的鲜花加工能力。

建合作社组织生产、补贴农民使用专用化肥、实施保护价统一收购、从万寿菊提炼天然植物色素叶黄素,一套从种到收、再到加工出口的完整产业链在莎车展开。

正是这条产业链,累计带动当地农民增收6亿多元,实现出口创汇5000万美金,让3万多贫困户10万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其背后,是一家叫作晨光生物的行业冠军在南疆的深耕。

第一次种植,“创业”的邓东升、吴健强忐忑不安。“虽然有晨光公司手把手地教,我们还是很担心成活率的问题,如果不足90%,一切都泡汤了。”

成活的关键是栽种。栽一株万寿菊要四道工序,栽种期集中在4月底5月初。要按时栽完,必须动员全村之力,而只要一道工序不标准,成活就成问题。

好在如今全疆各村都开办了农民夜校。从去年8月起,驻村工作队将夜校作为培训万寿菊种植的主战场,反复示范讲解栽种要领。进入栽种季,工作队员、村干部人人包户下地,亲手指导栽种。

“目前来看,成活率超过97%,挺出乎意料的。”吴健强说。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韩文杰告诉记者,他们与种植户签订了保护价合同,以一公斤1.05元价格现金收购,“根据长势,今年亩产可达2吨-3吨,除去成本一亩可以获利2000多元。”

莎车县副县长樊海涛说,因为农业产业化企业的入驻,目前全县已有6万多户改种万寿菊,6%的耕地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

不仅在古丝路重镇莎车,沿着当年丝绸之路的南道,于田、策勒、叶城、英吉沙……在这串缀在沙漠边缘的绿洲上,都能看到橘红色的“花海”。万寿菊已成为脱贫“利器”,在南疆的种植面积已超过16万亩。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3日电



8月13日,湖南省江永县桃川镇社头村香姜种植基地,村民在剪姜叶。眼下正是湖南省江永县香姜的收获季节。近年来,江永县采取“合作社+农户”模式,推广香姜标准化种植。2018年,全县种植香姜2万余亩,总产量5万多吨。该县打造县、乡、村三级电商网络销售江永香姜等农副产品,促进农户增收。 新华社记者 柳玉敏 摄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她力量”

新华社贵阳8月13日电(记者李惊亚)“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在贵州省余庆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积善社区的“儿童快乐家园”,踏着音乐节拍,40多个孩子跟随舞蹈老师学跳爵士舞。

舞蹈教学结束后,很多孩子舍不得走,围着舞蹈老师张丽七嘴八舌地问:“您以后还来教我们跳舞吗?”

“当然了,有时间一定再来教你们。”20岁的余庆县巾帼志愿者张丽肯定地回答道。在积善社区“妇女之家”,社区妇联的工作人员忙碌着:她们定期邀请张丽这样的巾帼志愿者开展乒乓球、绘画、跳舞、唱歌免费培训,丰富社区儿童的暑期生活;“儿童快乐家园”里的音响设备、乒乓球桌、电脑、电视、画板等文体娱乐设施是她们争取资金购置的……

今年“六一”儿童节,“妇女之家”联系当地电影放映公司,来积善社区免费放映儿童电影,还给参与活

动的400名儿童发放了慰问礼品。

“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以‘妇女之家’为纽带,通过妇联充分调动社区内外的‘她’力量,把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好。”余庆县妇联主席杨玲说。

据统计,在积善社区人口中,妇女人数占近一半,她们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里一支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

余庆县妇联在积善社区实行网格化管理,在各楼宇建立楼宇妇女小组长,负责联系服务本楼宇的妇女,做到妇女大事、小事有人管,妇女工作全覆盖。

一些搬迁户刚刚脱离农村,对城市生活不习惯,家里、家外的卫生比较差。楼宇妇女小组长教住户做家务,定期开展卫生评比检查。今年7月,“妇女之家”组织挨家挨户评比卫生,评出“五星户”1个、“四星户”3个、“三星户”5个,现场给“星级卫生家庭”挂牌和物质奖励。

“‘星级卫生家庭’的牌子就挂在

家门口,路过的人都能看到,我们全家都感到光荣。”被评为“四星户”的积善社区妇女唐顺说,“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争当‘五星户’。”

为培养妇女的自立自强意识,“妇女之家”还举办家政、育婴师、美容师培训班,组织供需见面会,帮助妇女搭建就业平台。联系当地电子厂免费为安置点妇女开展培训,不能进工厂务工的妇女可在家中操作计件,帮助贫困家庭增加收入。

社区居民张忠先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她说:“妇联搞了很多活动,孩子很喜欢,我参加培训后,做零工贴补家用,小区越来越干净,邻里越来越和谐,日子越过越好。”

“不光是积善社区,在全县所有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我们都健全了妇联组织,充分发挥‘妇女之家’的作用。”杨玲说,“下一步,我们将在脱贫攻坚、弘扬好家风、家庭环境卫生整治、产业发展等方面做足功夫,团结动员安置点的妇女全部行动起来。”

从“想不通”到“想不到”

——河南栾川端起“旅游饭”打造“金饭碗”

□ 新华社记者 韩朝阳

渡村发展旅游时,刚吃上几年饭的村民们都不认可。“当时村里人住的是土屋瓦房,靠种地、养牲口生活,说搞旅游,这里的群众还是没自信,只知道搞旅游是好事,但想不通咋干,需要有人领着干、推着干。”段红伟说。

2015年起,当地政府在西沟村等4个村子修建自行车道、登山步道等设施,引导村民发展乡村休闲游。不到4年,约170家农家宾馆在山沟里开张。依托乡村旅游,300余户贫困户1200余人脱贫,村民们没想到旅游真成了自家的“金饭碗”。

实际上,在栾川发展旅游的20余年间,“想不到”“想不到”的事情还有很多。22年前,当潭头镇原副镇长马海明提出在重

渡村发展旅游时,刚吃上几年饭的村民们都不认可。“当时村里人住的是土屋瓦房,靠种地、养牲口生活,说搞旅游,这里的群众还是没自信,只知道搞旅游是好事,但想不通咋干,需要有人领着干、推着干。”段红伟说。

摸着石头过河,重渡村迈出了发展旅游的第一步。随着国内旅游市场逐渐火热,再引入企业投资管理,如今,重渡沟已成为有350余家中高端农家宾馆和民宿,年接待游客约90万人次的热门度假区。

8年前,背靠4A级景区多年的庙子镇庄子村想吃口“旅游饭”,但村民只愿小打小闹,不敢将旅游规划为村庄主导产业。“村里太穷了,村民不知道搞旅游能不能挣钱,都怕担风险、

受损失。”村支书温天序只好筹集资金带领80余个村民到省内外的发展村考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坚定大家发展旅游的信心。”

党员干部带头干,8年间,庄子村的农家宾馆发展到110余家,村民人均收入由2010年的2600元增加到2018年的约3万元。

想不通啥是旅游,想不通旅游挣不挣钱,想不通怎么发展旅游,20余年来,栾川人把“想不通”的旅游问题一一想通了,而想通后的结果又让栾川人分外惊喜。2018年,栾川接待游客近15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7.4亿元,带动从业人员16万余人,其中,1.2万余名贫困群众借助旅游脱贫,旅游成为栾川人最实在的“金饭碗”。 新华社郑州8月11日电